

内文：

《新华母校感恩忆旧》

香港 廖苾梅（1956届）

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学校也一样，虽然被人为地封杀而消失，无影无踪，然而她还活着，活在满天下的莘莘学子心中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心中。

我的母校雅加达新华中小学，尽管当年的校舍不复存在，但她的温馨形象、校园里的点点滴滴，依然铭刻心中，依然浮现脑海。许多师长、校友的纪念文字，令我感慨万千。

除了有口皆碑的校风、校规和能文能武的师资队伍外，新华母校当年的文化氛围，也令我获益匪浅，至今仍感恩不尽。

那楼上楼下、球场旁边的一间间教室，不断容纳了一届届、一级级、一班班的男女学生。那朗朗悦耳的读书声，是母校德智体教育的主旋律，阵阵声浪还不时萦绕耳际。

课间、课余的体操操练，口令洪亮，队列齐整，令观众肃然注目。时不时举办的校级球类比赛，活跃了全校文体活动。

新华母校的大礼堂，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批批校内文艺活动骨干，还经常有华社文艺团体，借场开展各种文艺活动，客观上贡献绵力。

然而，于我而言，“润物无声”深受其益的所在，却并不在教室内。

至今难忘球场边那一间简陋的图书室。一有空闲，便溜进去浏览各种报刊，借阅文学书籍。最记得初中三时，借读了一本又一本现代诗集，孕育了往后写诗的冲动。

在母校教师队伍中，卧虎藏龙不少。有诗才横溢的冬青（李燮泮），有《儿童世界》的《顽童 Sinatek》专栏作者春寒（甘甲松），有《生活报》副刊编辑常习之（邹访今，赖玉梅老师的丈夫），还有胡晓风、戴方等人。几年下来，耳闻目染，近朱者赤，让我增添对文学、对写作的爱好。

最直接影响我后半生职业选择的人与事，却是新华母校内默默编辑、默默出版、默默发行的《中学生》月刊。那是椰华学联和教师公会合办的刊物，聘请几位老师主持编辑、出版和发行业务。当时的编委有甘甲松、李燮泮、邹访今等，后有熊为之（熊少庭）加入。教师公会联络代表是群益学校的余国万、余麦风老师。当时，我先后任职椰华学联秘书及主席，参与过排字房校对工作，也写过习作稿，还组织过一组《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》图片，并编写图片说明。这一阶段的锻炼，让我了解了组稿、编辑、印刷、发行业务全过程，非常有助于我后来来到香港后投身画报和书籍的出版工作。

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，新华母校的同时代人人才辈出，不无道理。有博学多才的廖建裕博士，有英年早逝的廖荣盛（柯军，也任过椰华学联主席），还有陈玉宝、阮衍章（文青）、廖荣寿（鲁文）、许永贤、丘文我、符和群等人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吴协和，能文能武，篮球场上是一员猛将，远近有名；还博古通今写出好文章，时不时见诸于报端。近年来，更出钱出力，为振兴新华母校不遗余力，令人钦敬。

抚今思昔，不胜唏嘘。对还健在的新华母校师长们，谨此再次感恩不尽，衷心感谢！